

云是夕阳与风的翅膀
云是岁月里褪了颜色的衣袖
云是惆怅淡淡的影子
云是愈走愈远的橹声
云是……

迷路的云

林林

云

迷 路 的 云

—— 林清玄 ——

知 识 出 版 社

图书编目(CIP)数据

迷路的云/林清玄著. - 北京:知识出版社,1999.1

ISBN 7-5015-1910-2

I.迷…II.林…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9134 号

责任编辑:张晶

装帧设计:李少文

策 划:汉霖 麦克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7 号)

天津蓟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.75

字数:121 千字 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3.7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纪念父亲（代序） / 3

卷

满天都是小星星 / 8

落地生根 / 13

阴 阳 巷 / 19

形 式 / 27

锦 鲤 / 34

迷路的云 / 37

法圆师妹 / 46

莲花与冰冻玫瑰 / 61

暹罗猫的一夜 / 68

落 菊 / 75

苦瓜特选 / 82

南坎新娘 / 85

- 海的儿女 / 90
小河里有白鹅 / 95
秀才骑马 / 98
武昌街的小调 / 101
吴郭鱼与木瓜树 / 108
最黑的生命 / 115
香蕉王国沧桑记事 / 130

卷

- 日光五书 / 143
抹茶的美学 / 154
“大文字”奇遇 / 160
买一斤山水 / 166
庞贝的沉思 / 172
原宿青年 / 177
味之素 / 181
铜胃铁耳朵 / 188
蝴蝶的传说 / 195
我行我“素” / 199

耳朵的尊严 / 203

阿拉伯衣的联想 / 207

巴黎乞丐 / 212

醉的最低境界 / 215

食家笔记 / 220

献 给

来不及看见这本书就过世的

父亲 以及

还在悲伤中的

母亲

愿

父亲往生西方 花开见佛

母亲福慧增长 身体常健

纪念父亲

纪念父亲（代序）

林清玄

由于父亲的病，最近经常在空中飞来飞去，回去探望父亲。

可能是秋天的关系，在空中看天上的云，特别有一种清明庄严的感觉；尤其飞得更高，俯身看白云霭霭，就好像在梦里一样。我想，任何人都有做过在白云之上散步的梦吧！

我喜欢秋天的云，因为秋云不像春云那样子有暖暖的人情，也不像夏云那样变幻激烈，更不像冬天的云，有一种灰蒙的色调。秋天的云是洁白而无瑕的，却也并不温情，带着一点淡淡的冷漠与无奈——那种冷白雅净的感觉，就像你沿着河岸散步，看到对面盛开的苇芒一般；也像你隔着玻璃窗，窗外是雾雾的小雨，雨下有小白菊的花园。或者是像有一次我到田尾乡去，在花农栽植的红艳艳的玫瑰花园之田埂尽头，突然看到了一丛淡淡的酢浆草，寂寞清凉的低诉自己的存在。

秋天的云是一种如何的美呢？

它是那种繁花落尽见真淳、是无情荒地有情天、是蓦然回首的灯火阑珊、是诗歌里轻轻的惊叹号、是碧蓝大海里的小

迷路的云

舟。

但那样的美，有时也会让人落下泪来。

那是因为无常，无常是幻、无常是苦、无常是迁流不息、无常是变动不拘、无常也是美，却是最凄凉的美。

秋云的变化虽然缓慢，却连刹那也在变灭，这很使我想到了父亲的一生而痛心伤感。父亲是我这一生最崇拜的人，他虽是一个平凡的乡下农夫，但他善良、乐观、温暖、坚强、信仰正义与公理，他在我心目中接近于一个完人。然而，在最后的时刻，他患了心脏扩大、肺炎、肝硬化、糖尿病、尿毒、腹腔积水，受尽了痛苦的折磨。

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深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烦恼炽盛都是人间不可避却之苦，但有时也不免想问问佛菩萨：为什么像父亲这样的人，不能有更长的寿命、更好的福报呢？为什么无常的河流不能小小的绕一个弯呢？

人人不免一死，如同每一片云都不可能停在相同的地方，父亲不能例外，我们也不能例外。父亲就在我们的泪眼里，在秋天的云中，默默的吐尽最后的一口气，他的气息随着凉风，飘到了不可知的所在。

虽然我所信仰的宗教里，一直教我放下、放下、放下，而我自己也发愿要做一个和众生一起受苦、在苦恼中锻炼智慧的菩萨，但菩萨是什么呢？《华严经》里就说到菩萨都是有情种，假使不是对世间的一丝有情，人间就没有菩萨。因此，父亲的逝世，使我有一种难抑的哀伤，常常每夜守在父亲灵前时，

纪念父亲

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而父亲死时嘴角所带的笑意，使我深信也是到了极乐世界。

父亲从重病到逝世的这段期间，我正好在整理《迷路的云》旧稿，重看这些文字，更感受到无常的迅速，这是去年一年写作的一个段落，那曾是真实存在过的心情，这时重看，觉得仿佛已经过得好远了。想到我每天做晚课时常念到的“普贤菩萨警众偈”：“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如少水鱼，斯有何乐？当勤精进，如救头然，但念无常，慎勿放逸”，忍不住抚卷长叹。

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外祖母过世，全家陷入一种莫名的哀伤中，父亲说过：“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……”是的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，我在父亲的灵前许了一个这样的愿：我的泪不只为父亲而落，而要为所有迷路的、苦难的众生而落。

我把这本书，我的第二十九册著作，献给还来不及看见它就去世的父亲，和还在悲伤中的母亲。

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

于旗山祖宅父亲灵前

【 卷 一 】

满天都是小星星

夜晚沿着仁爱路的红砖道散步，正是春夜晴好。仁爱路上盛放着橙色的木棉花，叶已全数落尽，木棉树的枝桠呈着接近黑的褐色，仿佛已经干去一般，它惟一还证明自己活着的，是那些有强硬花瓣的、在夜风中微微抖动的花朵。

到了二段以后，木棉少了，只有安全岛上的椰子树孤单而高傲的探触着天空一角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城市里的木棉与椰子树是兄弟一样的品种，不开花的时候，往往使我们忘记它的存在，但是它们却一年年活了下来，互相看守道路，在寂寞的时候互相对应。

有时我追索着为什么把它们当成相同的品种，是因为长久的观察，使我知道，在都市的木棉与椰子是永不结果的。如果在我的故乡，春末的木棉花开过后并不掉落，它们在树上结成棉果，熟透之后就在树上爆裂，木棉的棉絮如冬天第一场细雪，随风飘落。每一片乳白的木棉絮都连着一粒黑色的种子，随风落处只要有土的所在，第二年就长出木棉树的嫩芽。所以我们常会在水田中看到一株孤零零的木棉耸立，那可能是几里外另一株木棉飘过来的种子。

到了夏天，是椰子结实的时候，那时椰子纷纷“放花”完

成，饱满青苍色的椰子好像用起重机高高的升到树顶上。但是采收椰子的时候，农人常常留下几棵最强壮的椰子做种，等到椰子内部长成实心的时候才采收下来，埋在地下，不久就长芽抽放，如果将它放在大盆子里，每天浇点清水，椰子也照样地发芽，然后运送到城市，成为充满绿意的盆栽。

记得我故乡的小学，沿着低矮的围墙就种满了椰子树，门口的两株长得格外高大，那椰子树是父亲读小学时就有的，后来我才知道整个校园的椰子树全是由门口的两株传种，一个校园的上百株椰子树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有着血亲的关系。每次想到那一群椰子，都给我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如今在仁爱路上的椰子，不要说结实传种，它们甚至是不开花的，只有站在安全岛的一角，默默倾听路边的车声。

过了临沂街右转，就走进铜山街的巷子，走进了我生命的一段历史。

十几年前我初到台北，虽然心中有着向新环境开拓的想法，但从偏远的乡间突然进入这样的大城，不免有一种惶惑和即将迷失的恐惧。我从台北车站小心翼翼的坐上零南公车，特别交代车掌小姐在临沂街口让我下车，我坐在车掌身后的位子上，张皇的看着窗外的景物，直到看见了仁爱路上的椰子和木棉才稍稍放松心情。

公车到站的时候，就读小学三年级的大侄女，在站牌上等我，带我到堂哥家里。堂哥当时住在铜山街三十三巷一号，是一个两百坪的日式平房，屋前的庭园种了正在盛开的花草，门口的两边各种了一株数丈高的椰子树，那里正结满了椰子。屋

迷路的云

后的院子是水泥地，让小孩子玩耍。

初到台北时寄住在堂哥家里，他让我住在庭园边的小房间，每天从窗口都能看见那两株高大到几乎难以攀爬的椰子树。那时的堂哥正当盛年，意气十分风发，拥有一家规模极大的石棉工厂，和一家中型的水泥厂，是普遍受到尊敬的。我非常敬爱他，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很大，观念也不太能沟通，甚至在家里也很少交谈，但是我每天看他清晨在园中浇水，然后爱惜的抚摸椰子树干，心里就充满了感动。

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听音乐，同时看着窗外，目光不约而同落在椰子树上，堂哥的脸上突然流过孩子一般天真的笑容，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这椰子是不是长得和家里种的一样好？有人说台北的椰子不结果，我种的一年可以生一百多粒呢！”我点头表示同意，他随即感喟地说：“可惜这椰子长得太瘦了，没有我们家的强壮。”

接着我们沉默起来，让黄昏逐渐退去，黑暗慢慢的流进来。

我找到过去住的铜山街，门牌的号码早就更换了，堂哥的房子被铲平，盖成一栋七层的大楼，不要说椰子树，连一朵花都看不见了。

我在堂哥家住了一年，直到我考上郊区的学校才搬走。接着是台北一次空前的经济低潮，堂哥的事业纷纷因负债而被拍卖，甚至连住的房子都保不住。房子要卖之前我去看他，他仍像往常一样乐观，反过来安慰我：“难不成我回家种田就是了。只是这两丛椰子砍掉，实在可惜。”

那一次卖房子对堂哥的打击很大，他的身子没有以前健朗，加上租屋居住，时常搬家。使他的性格也变得忧郁了。他把最后的积蓄投资建筑业，奋力一搏，没想到遭逢建筑业不景气，反而使他一病不起。

他过世的前几天，我到医院看他，他从沉沉的午睡中惊醒，那时他的耳朵重听，身体已不能动了，说话十分吃力，看到我却笑了一下，我俯身听他说话，他竟说：“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乡下的粉肠和红糟肉，你小时候我带你去吃过的，真是好吃。”说完，失神的眼睛仿佛转回了故乡那一担以卖粉肠和红糟肉闻名的小摊。

第二天，我带粉肠和红糟肉给他吃，他只各吃了一口，就流下了泪来，把东西放在病床一角，微弱地说：“真是不如我们乡下的呀！”他默默的流泪，一句话也不肯再说。

一个星期后，堂哥过世了。

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赶快把我送回乡下去埋葬吧！墓前种两丛椰子树。”

堂哥留下四个孩子，当年在站牌等我的大侄女，如今已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时间就这样流逝，好像清晰如昨日的事，没想到已经十几年了。

静夜里我常想起堂哥的一生，想到他和椰子树那不为人知的情感，令我悲伤莫名。或者他就是乡间种植到城市的一株椰子树，经过努力的灌溉，虽然也结果，却不免细瘦，在一整个城市与时间的流转中，默默的消失了。

我沿着铜山街，一步一步的走到底，整条街竟看不见一株